

馬來西亞佛教的發展概況(二)

繼 旻

(一) 狼牙修王朝(西元二世紀)

狼牙修(Langkasa)王國，相傳是馬來半島上最早的一個印度化王國，也是中國古書中記載得最多的一個國家，建立的時間大約是公元二世紀初葉，其國家的方位至今不明，莫衷一是，而釋名也不一。¹⁸

依據鐘錫金的考證，認為在中國的古籍文獻中，狼牙修最早見於《梁書》(第七世紀之後)，較後相繼出現在更多的中國文獻，並對「狼牙修」作出各種不同的稱法，但其音韻非常接近，卻不下二十種，其中包括：

1. 《梁書》、《太平寰宇記》、《文獻通考》中寫作「狼牙」。
2. 《南史》、《通典》、《舊唐書》、《新唐書》中寫作「狼牙修」。
3. 《續高僧傳》拘那羅陀作「稷伽修」、四隋書《赤土傳》及《北史赤土傳》中寫作「狼牙須」。

4. 《大唐西求高僧傳》及《南海寄歸內法傳》中寫作「郎伽戍」。
5. 《大唐西域記》、《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中寫作「逝摩浪伽」。
6. 《諸蕃志》中寫作「凌牙斯」或「凌牙斯加」。
7. 《島夷志略》、《星槎勝覽詩曰》中寫作「龍牙犀角」。
8. 《武備志》中寫作「狼西加」。
9. 明人《鄭和航海圖》中寫作《狼西加》等。¹⁹

當時狼牙修國的國王為「婆加達多」。在他即位時，就熱衷於佛教，曾於公元五一五年(即梁代的天監十四年)派了使者阿撤多訪問中國的南京，與梁武帝打交道。當時，狼牙修國所著的國書，收集在《梁書》卷五十四的《狼牙修國傳》中，這封國書如此的描述：

狼牙修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去廣

州二萬四千里，土氣與扶南略同……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離、淫、怒、癡、哀、慳眾生。慈心無量，端亞相好。身先明朗，如水口月，普照十方。肩部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耀，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供正法，寶梵行眾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陀山（Gandhama-dana），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為極尊盛。

天生愍念群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榮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

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恭承先業慶嘉元無量。今遣使部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²⁰

上文種種的描述，無非說明了當佛教在狼牙修國流行的時候，中國的佛教，也大為昌盛，南北朝時代的梁武帝蕭衍，極力提倡佛法，他的聲望，因此遠播於東南亞許多崇奉佛教的國家。



圖二：早期法顯法師往西域求經路經馬來半島之圖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於吉打布秧河谷考古博物館（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四日）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上云：

從那欄陀東行五百驛，皆名東裔，乃至盡窮，有大黑山，計當上土藩南畔。傳雲蜀川西南行可一月餘，便達斯領。次此南畔逼近海涯，有室利察咀羅國（緬甸古驃國Prome），次東南有郎迦戍國，次東有杜和鉦底國（Dvaravati今泰國華富裏，以東積至臨邑國（Campa 即占波，在越南），並悉積尊三寶。」²¹

因此，由上文獲知《梁書》及《南海寄歸內法傳》

，是指同一個地方，只是音譯不同而已。至於狼牙修，

因建國方位不明，學者的考證莫衷一是。葛路耐 (W. P. Groeneveldt) 於1876年輯譯的《南洋群島文獻錄》(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alacca)，誤

「狼牙修」為錫蘭古都楞伽 (Langka) 的對音。夏德與柔克義所譯注的《諸蕃志》，則以為它是在地那悉林 (Tenasserim)，或克拉 (Kra)，這也只是猜臆。英國

著名學者祈利亞 (Gerini) 考證它是暹羅灣內的「狼卡修」(Kah Langkaciu)，也未被人們所接受。伯希和 (Paul Pelliot) 指狼牙修在今日的日萊峰 (Gunong Jerai)。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在所著的《狼牙修國考》

中認為它是暹羅南緬的北大年，並跨半島西岸，西邊便是吉打。暹羅史學家坤西里瓦哈那亞那拉 (Khun Cirre

Vahana Anadra) 認為赤土在蘇勒 (Surahatara Dhani，今稱Surat) 田村縣 (Ban Na) 的池城 (Yiang Sra)

。鄒代鈞則指在婆羅洲；桑田六郎則指在南及在巨港；

許雲樵教授 (一九〇五～一九八一)²²，指出是在宋卡。²³

依照《宋高僧傳》卷一，義淨法師在公元六七一年出國，公元六九五回國，期間極可能曾在同樣信奉佛教

的狼牙修停留。而義淨法師在《大唐西域求法記》中如

此的描述：

從羯茶北行十餘日至裸人國 (Nikobar) 島向東望岸，可一二二里許，但是椰子樹檳榔林森然可愛。彼見船至，爭來小艇，有盈百數，皆將椰子芭蕉及藤竹器來求市易。其所愛者，但唯鐵馬，大如兩指，得椰子或五或十。丈夫悉皆露體，婦女以片葉遮形，商人戲搜其衣，即便遙手不用。傳聞斯國，當蜀川西南界矣。此國即不出鐵，亦

寡金銀，但食椰子諸根，無多稻谷，是以盧呵最為珍貴 (註：此國名鐵馬為盧呵)。荻人容色不黑。量等中形。巧制團藤箱，餘處莫能及，若不見交易便放毒箭，一中之者，無復再生。²⁴

從義淨法師的記錄中，可以獲知從漢代至唐代即第五至第六世紀中，華人到馬來亞的，都是以狼牙修為終站，如還須向南去印度或阿拉伯，則以吉打為中站，也須在狼牙修的西海岸轉運。義淨所撰《高僧傳》的義朗法師事跡中，是在這綴纜轉運的，他寫道：

義朗律師者，益州成都人也，與同州僧智岸拜第一人名義玄，俱至烏雷同附商船……。

掛百杖，陵萬波，越舸扶南，綴纜朗迦戍，蒙朗

迦戎國王待以上賓之禮。²⁵

從以上這兩則記載中，反映出當時的商船在此地停泊，華人上岸的也相當多，高僧們又能蒙受國王的禮待，可見當時的國王與華人是很友善的。由此看來，當時有中國僧人到過狼牙修，而狼牙修或是要到印度取經的中國僧人停留之處，且唐代的狼牙修顯然善待中國僧人。

(二) 吉打王朝 (西元四世紀)

吉打境內有一座山即是吉打峰也即是「日萊峰」(Gunung Jelai)，印度商人在海外三十裏外便可以看到這座山峰。西元三世紀由海路到印度取經的義淨法師，曾途經「羯茶」。²⁶「羯茶」即是今天的吉打之諧音，經學者的研究，吉打是後梵文「迦吒訶」或「羯茶訶」(Kataha)一字簡化來，是印度人移植到馬來亞的地名。²⁷

此外，在《火天往世書》(Agni Purana)中所作的是「Kataha-Dvipa」，在俗語「Prakrit」中是寫作「Kadaha Dipa」，其意義為「羯茶訶洲」。「Kataha」一名，在公元二、三世紀時的一部淡米爾古詩「Pattin Appalai」中是稱為「Kidaram」。後來該詩的箋注者說，「Kidaram」也作「Kalagam」；另外，注輦

碑文中是作「Kidaram」。有關這點，沙士帶利教授 (Prof. Nilakanta Sastri) 曾在其「History of Chola」(注輦史)中加以考訂：

「Kadaha」是梵文，其他三個則為淡米爾文；其中「Kadarum」和「Kidaram」為異音同字，與梵文的「Kataha」有同樣的意義；至於「Kadarum」的意義為「黑」，與梵文同義。「Kadara」的意思為黃褐色，或深棕色。「Kalagam」為淡米爾文中最古的一式，因此，這王國的印度名稱分別有二個：

1. 梵文「KATAHA」=淡文「Kalagam」或「Kidaram」(釜)
2. 梵文「Kadaha」=淡文「Kalagam」(黑或深棕色)。²⁸

除此之外，許雲樵教授在其著作《馬來亞史》中說「Kedah」一名，是梵文或淡米爾文的簡化；此外，他認為中文吉打是由原名「Kedah」譯成的，該名的來歷也是有兩個即：

1. Kataha=Kadarum=Kidaram=Kidarah=Kedah
2. Kadaha=Kadah=Kedah²⁹

在馬來亞聯合邦各州之中，吉打足以稱為最古老的一州。由於從這地區發現的遺跡，北自武吉佐拉斯 (Bukit Choras)，連續南下而至大山 (Bukit Mertajam

），很明確地證明其主要的殖民地地區，是散布在沿著吉打大山南界的主要山谷，且在不章河的兩岸構成一個城市，大部分的市區是在西邊，即是布秧谷（Jempoh Bujang）（未完待續）

註：

18. 鐘錫金，〈中國文獻對「狼牙修國」命名的記載〉載於《吉打二千年》，馬來西亞：赤工文叢，一九九三，頁一五三。
19. 鐘錫金，〈中國文獻對「狼牙修國」命名的記載〉載於《吉打二千年》，馬來西亞：赤工文叢，一九九三，頁一五四。
20. 淨海法師，〈馬來西亞早期佛教考略〉載於《東南亞佛教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八十三），台北：大乘文化，一九七八，頁三二七～三二八。
21. 淨海法師，〈馬來西亞早期佛教考略〉載於《東南亞佛教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八十三），台北：大乘文化，一九七八，頁三二八。
22. 許雲樵教授是新加坡著名南洋學家，原名許鈺，江蘇吳縣人。一九三一年飄洋過海到馬來亞，先後任柔佛、北大年、新加坡等地華文中學教師。後任《星洲日報》編輯，《南洋學報》主編及新加坡南洋大學南洋學教授等職。其代表作為《南洋史》。
23. 鐘錫金，〈「狼牙修國」方位考證的十三種推論〉載於《吉打二千年》，馬來西亞：赤工文叢，一九九三，頁一三九～一四〇。
24. 李思涵，《東南亞華人史》，台北：五南，二〇〇三，頁五八。
25. 鐘錫金，〈義淨法師公元六七一年到吉打〉載於《吉打二千年》，馬來西亞：赤工文叢，一九九三，頁一六六～一六七。
26. 淨海法師，〈馬來西亞早期佛教考略〉載於《東南亞佛教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八十三），台北：大乘文化，一九七八，頁三二九。
27. 淨海〈馬來西亞早期佛教考略〉載於《東南亞佛教研究》（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八十三），台北：大乘文化，一九七八，頁三三一。
28. 鐘錫金，〈吉打名從那裡來？〉載於《吉打二千年》，馬來西亞：赤工文叢，一九九三，頁一二〇。
29. 鐘錫金，〈吉打名從那裡來？〉載於《吉打二千年》，馬來西亞：赤工文叢，一九九三，頁一二〇。
30. 黃文海，〈不章谷古物寶庫〉載於《佛教文摘》季刊第九十六期，馬來西亞：馬佛青總會佛教文摘社，二〇〇〇年六月，頁九。